

shequ canyu yu chengshi shequ shehui ziben de peiyu

本文以城市社区社会资本为研究主题，针对当前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缺失的重要问题，探讨社区社会资本培育的过程与机制问题。本文的研究方法为定性研究方法，通过对北京市三个社区老年人的社区参与实践的实地调查，考察社区参与与城市社区社会资本培育的关系。

社区参与与城市社区 社会资本的培育

姜振华 著



中国社会出版社
China Society Press



得到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shequ canyu yu chengshi shequ
shehui ziben de peiyu

社区参与与城市社区 社会资本的培育

姜振华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区参与与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姜振华著. —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8. 5

ISBN 978—7—5087—2178—1

I. 社… II. 姜… III. 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研究—中国
IV. D669.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48341 号

书名: 社区参与与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

著者: 姜振华

责任编辑: 彭先芬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100032

通联方法: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电话:(010)66080300 (010)66083600

(010)66085300 (010)66063678

邮购部:(010)66060275 电传:(010)66051713

网址: www. shcbs. com. cn

经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本: 170mm×240mm 1/16

印张: 14. 75

字数: 200 千字

版次: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8. 00 元

序

社会学中系统的社区研究，肇始于美国芝加哥学派，该学派以芝加哥市为“社会实验室”，进行了城市社区的一系列研究。在滕尼斯和齐美尔理论的影响下，沃思发表了至今仍是引用率极高的名篇“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城市性”，提出了“社区失落论”的观点。在其后，20世纪60年代甘斯、70年代费舍尔相继提出了“社区继存论”和“社区解放论”的观点；这三种观点构成了社区邻里关系研究的主要理论，也即研究社区的文化主义视角。另一种研究视角是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即关注社区的权力结构，这方面主要的理论包括亨特的“精英论”、达尔的“多元论”和卢克斯的“多侧面权力论”。

以上的社区研究理论视角基本上是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的发展状况，但是，自战后特别是90年代以来，社区研究的一些新的理论不断发展，越来越引起学术界甚至社会的关注和积极反响，这就是社群主义和以社会为中心的社会资本理论。

当代社会学的社群主义的指导原则是权利与责任并重，也就是既不忽视个人的权利，也强调个人对社区和社会的责任。其核心的观点是反对贪婪、自我为中心、脱离社区，呼吁重建社区集体主义精神、维护社区和社会的共同秩序，促进社会资本的发展。

以科尔曼、普特南、福山等人为代表的对社会为中心的社会资本的研究成为近年来国外学术圈引人注目的潮流，他们关注的是各种非正式的社会网络和正式的公民社团中民众参与的性质和程度，从与邻里交往或参加文体娱乐性活动，到参与保护环境运动或政治活动，社会资本被用来刻画社团成员进行互动的多种方式的特点和意义，这种

相互联系如何促进了信任、规范的发展，从而使得这类公共物品如何增进社团和社区内团体成员的福祉。2003年至2005年，我作为美国富布赖特访问学者，在美国的多个城市和社区，亲眼见证了普特南描述的居民参与的多种多样的活动场景，以及社会资本对邻里之间关系的积极影响；也听到了不少学者和社区活动者经常谈到，公民对社会和社区的责任与回报义务。

应当讲，国内对于社会网络、社会资源或者个人为中心的社会资本的研究有不少成果，但是，对于社会为中心的社会资本进行实证的研究还不多见。姜振华呈现给读者的这部著作《社区参与与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就是这方面的研究，本书通过对北京市三个社区的居民社区参与实践的田野调查，从社区参与的角度分析社区参与和社区社会资本培育之间的关系。

从居民社区参与的角度，考察社区参与和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二者之间的关系，其理论意义首先表现为两方面：一方面，以社会为中心的社会资本为理论范式研究社区建设和发展，开拓了社区领域的研究思路和研究视野，为社区社会资本与社区发展二者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实证研究案例。另一方面，对社区社会资本培育研究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深化和开拓了社会资本的研究领域，填补了当前对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研究方面的空白。

在对我国社区建设的实践上，其价值体现为：第一，通过研究，可以发现社区参与中存在的问题和居民的参与需求，为今后更好的开展社区参与提供有益的制度探讨和策略分析。第二，通过对城市社区社会资本培育过程与机制的探讨，可以发现培育社会资本影响因素和所需要的制度条件，能够为政府等有关部门构建和培育社区社会资本提供具体可循的方法和实现路径。

在书中，作者重点考察了社区参与的现状、内容和参与原因；社区参与对于培育社区社会资本的促进作用，从社区参与角度，考察城市社区社会资本培育的过程和机制，以及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对于社区发展的意义和作用。



可以讲，《社区参与与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是从一种新的理论视角对我国社区建设进行实证研究的专著，其创新的意义当充分肯定。全书思路清晰、主题明确、层次结构严谨清楚、调查资料十分丰富。

本书的基础是其博士论文。作为她的导师，我了解姜振华读博期间的努力与勤奋。姜振华学习和工作都相当认真、负责，且专业知识扎实，狩猎学术领域较广，对于许多问题能够寻根溯源，多层次和多视角地进行探讨、考察。在她攻读博士学位期间，除了完成自己的教学工作外，还撰写了多篇学术论文。在商讨博士论文选题时，根据国内外社区研究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我积极鼓励她从社区居民参与和社会资本培养这一理论视角进行研究。在准备论文的过程中，姜振华付出了无数的日日夜夜，不仅阅读了大量的国内外文献，而且辛勤地奔走于调查点之间进行访谈。她的努力终获回报，这篇论文不仅成功地通过匿名评审，而且在论文答辩会上，更获得答辩委员的一致好评，顺利通过答辩。

现在，她的博士论文即将出版，我首先以导师的身份向她表示衷心祝贺，希望她在今后的学术生涯中取得更大的发展和成功。同时，也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够引起学界的热烈讨论和方家教正以及更多的研究成果问世，我想，这是姜振华和我都愿意看到的。

夏建中
于中国人民大学

2008. 3. 22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意义.....	1
一、问题的提出	1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8
第二节 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	12
一、研究方法.....	12
二、理论假设与理论框架.....	14
三、核心概念界定.....	17
第二章 理论综述	19
第一节 社区参与的实践与理论视角	19
一、社区参与的实践.....	19
二、社区参与的理论视角.....	28
三、总结.....	33
第二节 社会资本理论回顾	34
一、社会资本理论概述:三个经典的观点	34
二、社会资本理论的具体问题.....	43
第三章 社区参与的实践——以老年人的社区参与为例	55
第一节 个案社区的概况	55
第二节 老年人社区参与的实践和理论探讨	57
一、社区参与的类型.....	57
二、老年人社区参与的原因分析.....	89
第四章 社区参与与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	100
第一节 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的缺失.....	100



一、城市社区社会资本概述	100
二、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的维度	102
三、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的缺失	107
第二节 社区参与与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	116
一、社区关系网络的培育	116
二、社区规范的培育	132
三、社区归属感的培育	143
四、社区志愿服务的发展	153
五、社区信任的培育	170
六、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对于社区发展的意义	189
第五章 结论与讨论.....	195
第一节 总结与结论.....	195
第二节 讨论：培育社区社会资本所需要的制度空间和制度供给	203
第三节 研究的不足与缺憾.....	208
参考文献.....	211
附录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简介.....	224
后记.....	226



第一章 导 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

(一) 社区建设及其存在的问题

在我国，社区建设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开始兴起并蓬勃发展的。社区建设的提出与发展是为了适应城市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它的勃兴有其客观必然性。社区建设是在全能政府“失效”、万能市场“失灵”以及社会资本的丧失与下降的多重社会背景下发生的，是传统“单位制”趋于解体后出现的（徐勇，2001；王思斌，2001）。伴随着社会结构的不断分化、社会组织和居民利益诉求的日益多样化、单位体制整合社会功能的不断弱化以及各种社会问题的发生，原有的以行政管理为主、条块分割的城市管理体制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必须尽快发展和完善基层社区的功能，加强社区建设工作。

政府倡导社区建设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社会转型期所出现的各种矛盾，如国有企业亏损、工人下岗、贫富分化、腐败问题、老龄化的加剧与城市流动人口的增多，这些都为政府的治理提出了一系列的挑战。显然，由于政府能力的有限性，单纯依靠政府的力量无法解决这些复杂的矛盾问题，因此动员民间力量，与基层社会结合，在城市基层开展社区建设就成为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另外，随着政府机构的改革和“单位制”的被打破，城市居民逐渐由“单位人”转变为“社区人”，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变化：政府的



管理职能和服务重心向社区转移，形成“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企业转变了经营机制，“企业办社会”的职能也逐渐剥离，推进社会发展的大量社会事务要在社区落实；城市居民的社会资本（如规范、信任）正逐渐丧失，居民与社会的隔离状况日益严重，必须依托于社区这一源头为居民重建新的社会规范和社会信任。

由此可见，社区建设是由政府推动的一个具有多种诉求的基层社会重构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社区建设同时包容了几种看似矛盾和冲突的目标要求：对社会进行控制和管理，保证社会的稳定；改善社区环境，满足居民的综合化的需求；实现基层社会的民主自治。社区建设的理想目标是要求政府由权力、责任中心脱离出来，通过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形成政府与社区组织共同服务和管理社区（社会）的过程，即由单位体制主导转向社区体制主导的过程。

社区建设之所以在我国的社会改革中受到如此的关注，是因为它同时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推动力，一个是政府自上而下的规划推动力，另一个是社区自下而上的需求拉动力。社区建设的发展的二元动力必然要求社区各方的广泛参与，导致社区的民主化，最终实现社区自治。但我国的社区建设还处于初级阶段，这两种力量并不是起同等作用的，尤其是政府在这个时期的推动作用明显要高于来自基层社会的需求。就目前的情况来看，社区建设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导向：一是行政化导向，二是社区居民自治导向，其中行政化的导向占主导地位，因此行政主导和社区自治的两种发展目标的矛盾与冲突便引发社区建设中的很多问题。

社区建设的行政化推动导致国家与社会的界限不清，政府在社区建设中出现了职能的越位，社会力量缺乏自主的发展空间，导致其在社区建设中的投入不足和低度参与。目前社区建设正日益呈现出一种尴尬的局面：政府对社区建设的情有独钟遭遇到居民对社区建设的漠然置之的挑战。在社区建设的发展过程中，似乎只有政府最清楚社区发展活动的目标与意义，只有政府拥有真正的话语权。由于无法有效地确保社区参与，社区建设常常无法真正满足基层社会和居民的需求，譬如那些急功近利的“亮点工程”和不问实际效果的“形象工程”往往是忽略居民需求和没有有效动员居民参与的产物。社区建设不仅仅包括完善社区公共设施、美化社区环境等内容，更重要的是



对社区情感和社区意识的培育，但是在社区建设中社区参与的缺乏以及社区意识的淡薄却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从这个问题可以看出在我国社区实践中存在的矛盾：一方面寄希望于社区能够实现社会整合的功能，另一方面在社区实践中又忽视了对社区情感的培育和社区内人际关系的整合。由于忽视社区的精神内核的发育，社区建设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到无法持续发展和缺乏动力源泉的困境。而这些都和社区建设中公民参与、制度的创新、社区的规范以及社区信任、社区凝聚力等有着重要的关联。

因此，社区建设面临着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如何获得长久有效的发展？如何寻求发展的动力源泉和力量保证？如何通过城市社区自治组织的聚合作用，重振公民精神，提高社区成员的凝聚力和认同感？如何重建社区意识和社区情感，使社区发展获得充分的生命力和活力，使社区治理的效率得到有效的提高？上述问题已成为学界和实务界关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课题。面对社区建设的上述问题，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社会资本对于促进社区发展的作用，社会资本这一理论范式逐渐成为研究如何实现社区发育、增强社区意识、提高社区治理绩效的强有力分析框架。

（二）社会资本与社区建设的内在关联

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非常重视社区建设，他看到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加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问题日益严重，公民素质的衰落体现在当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并不单纯是保守主义政治家的一种杜撰。它表现为乡村社区和城市街道中团结感的弱化，居高不下的犯罪率以及婚姻和家庭的解体。社区不仅意味着重新找回已经失去的地方团结形式，它还是促进街道、城镇和更大范围的地方区域的社会和物质复苏的可行方法（吉登斯，2000：82—83）。社区建设中的广泛民主参与和互助合作，能“直接或间接地促进社会公正”和“改善一个街区的生活质量”（吉登斯，2000：92）。在他看来，由共同体体现的社会团结是宝贵的公共资源和社会资本，也是社区建设的重要支持因素。吉登斯指出，社区建设必须重视支持网络，自助以及社会资本的培育（吉登斯，2000：114）。

萨谬尔·伯勒斯和赫尔伯特·基提斯指出社区治理和社会资本存在着密切的关系。社区较好地反映了“善治”的特征，而这些特征则可以解释社会



资本何以流行，因为它集中关注了人们在“做”什么，而不是人们在“拥有”什么（伯勒斯，基提斯，参阅曹荣湘，2001：131）。因为社区拥有共享的信息、充分的信任和互惠、非正式的规范和内部交流，而这些作为社会资本重要组成部分的要素，可以使社区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带来的不利后果，使社区成为个人或市场与国家的重要补充和克服集体行动困境的有效组织方案。社区建设作为培育社会资本的重要方向，具有以下重要意义（伯勒斯，基提斯，参阅曹荣湘，2001：135—136）。

首先，社区治理依靠分散的私人信息，并根据成员是否遵守社会规范而进行惩罚或奖励；其次，一个有效的社区能够监督其成员的行为，使其成员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第三，社区能更有效地培育和利用人们传统上所形成的规范共同行为的激励机制，包括信任、团结、互惠、名誉、傲慢、尊敬、复仇等；第四，在一个社区里，今天相互作用的成员在未来相互影响的可能性很大，存在着一种强有力的推动人们以有益于社会的方式行为而避免未来遭受报复的激励机制；第五，社区成员相互作用的频度不仅降低了成本，增加了收益，而且还可以更多地发现其他成员的特点、近期行为和未来的可能行为，从而增加未来合作的机会；第六，社区通过其成员直接惩罚其他成员的“反社会”行为而克服了“搭便车”问题。

目前，国内的许多学者已逐渐认识到社会资本的创造和培育对于社区内部人际关系整合、社区发育以及社区治理的绩效的提高具有积极的作用（孙立平，2001；陈伟东，2003；刘娴静，2006）。社区建设的任务所需的社会动员力量与社区建设所能实现的社会动员力量存在强烈反差，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就在于目前社区发展的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社区社会性的培育，而这正是社区发育的核心内容。孙立平从社区发育的角度探讨了社会资本的创造对于社区的整合和社区发育所发挥的积极作用。社区发育必需关注下面的问题：通过促进社区居民的社会交往，改变社区关系的原子化状态；培养居民的社区认同和归属感，提高社区的整合度；发展以志愿团体为主的多样化社区组织，为居民参与提供途径和平台。他认为，社会资本对于社区发育具有重要的作用。社区社会资本的发展使得社区成为培育基本的社会信任甚至是培养公民精神的重要场所（孙立平，2001：96）。

社会资本的积累对于社区集体行动的达成具有重要的意义。社区意识、



社区归属感是社区成员在共同建设社区、共同管理社区并共同享有整体利益的过程中才能实现的本质。社区建设需要社区成员通过集体行动以实现对社区公共事务的有效管理，达到公共利益的实现，但集体行动的逻辑却很难避免集体行动的困境。解决这种困境的关键在于促成社区内部各利益相关体之间的合作，使个体的利益和集体的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若社区内能够创造丰富的社会资本，就可以促进合作的达成，从而有效地解决个人利益与社区整体利益的矛盾。

社会资本的培育和发展也是社区建设的重要内涵和应有之义。社区建设是一个综合性的理念，它不仅是指社区公共设施的健全和居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包含共同的价值取向、信任度强且富有人情味的人际关系、发达的可供居民随时参与的社区组织以及与政府间良好的互动网络等。支撑社区建设的上述因素恰恰构成了社会资本的基本要件。就一个社区而言，社会资本总量的多寡与分布状况，决定了社区活力和凝聚力的强弱以及社区治理的绩效和效率。对社区建设目标的分析不难发现，参与、合作、共享，促进社区共同发展是社区建设的根本目的。社区建设的广泛开展，不仅有助于以制度形式明确社区内外各主体的权利义务边界，有助于在单位体制解体后重建居民与社区之间的共识性协调规范，而且有助于通过拓展社区服务、繁荣社区文化、美化社区环境等活动，培育社区居民共同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修复居民与居民之间、居民与社区组织之间的信任关系，引导居民积极参与社区事务的处理，从而不断培育和积累社区社会资本的存量（杨荣，2004：47—49）。由此可见，社会资本与社区建设存在着密切的内在关联，二者有着共同的价值追求，社会资本是社区建设的重要内涵和发展目标，而社区建设则是重建社会资本的路径选择。

（三）社区参与和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

赵孟营和王思斌（2001）认为，我国的社区建设正处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统治危机和社会资本下降的双重背景，必需反思社区建设的目标模式，消除社区建设存在的内部矛盾。社会资本是实现社会效益和社会活力的有力手段，基于目前我国社会资本下降的现实，随着社会资本的下降及其带来的深刻的影响，如何培育和重建社区社会资本已成为社区建设的目标模式



之一。迅速的社会变迁使信任、规范和网络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有的信任破坏了，新的信任尚未建立；原有的规范已经失去效力了，而新的共识性规范未能确立；原有的社会网络被打破或不再有效了，新的社会网络还不能发挥效用或尚未形成。一方面社区居民逐渐失去了“单位”的社会资源。另一方面，“关系”从改革前的情感交换倾向转变为非情感交易倾向，使得社区居民对“关系”对象的信任被金钱交换所取代。社区居民社会资本的依托方式或源头发生了改变，而新的社会资本依托方式或源头又没有建立起来。居民的社会资本不可避免的丧失而又得不到补偿，社会生活的活力和城市社会的社会效率因此而受损。城市社区建设如果不能补偿社区居民丧失的社会资本，它就既得不到社区居民的支持，更无法实现“善治”的目标，因此必须重建社会资本。重建社会资本就是为市民重建因单位制的变迁，原有的联系网络的破坏等因素而下降或丧失的社会资本，其内容包括重建市民对政府的信任关系，重建社会协调的共识性规范、重建市民的社会网络三大相互关联部分。

社会资本的缺失、重建和培育也是普特南关心的核心话题。普特南在《独自打保龄球：美国衰弱的社会资本》一书中主要从公民参与的角度论述美国社会资本的现状与发展趋势。他在书中针对美国当今的社会变迁与社会资本的发展状况举例指出，美国社会正在面临显著的社会变迁，其中最明显的是公民不再像过去那样积极参加社团活动，年轻人不再像长辈那样热衷于关心和参与政治生活，同 20 世纪 60 年代相比，90 年代为数众多的社团和协会的会员数量急剧下降。因此，美国的社会资本出现了下降的趋势（普特南，参阅李惠斌，杨雪冬，2000）。普特南认为，各种社团和社区组织广泛建立与社会资本的迅速发展存在重要的关联。为了推动公民参与，重建繁荣的公民社会，普特南提出，应该通过积极的改革来强化公民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参与，鼓励青年人关心和参与公共生活（putnam，2001）。在普特南看来，公民参与是衡量社会资本的重要标志，也是促进社会资本的重要手段。他认为社会资本来源于公民通过参与各种社会政治生活所形成的公民参与网络。他重点分析了公民参与对于培育社会资本的关键作用，在公民参与网络中，由于把我扩展为我们，提高了参与者对集体利益的兴趣，互动的密集网络有可能扩大参与者对自我的认识。社会资本有利于协调和交流、提高声



誉，有利于自愿性合作的形成，因而是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的有效机制。由此可见，社会资本与公民参与存在高度的相关性。

从某种角度看，社会资本理论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人为的制度设计思路的质疑。它更相信和看重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自然形成的规则，特别是自治组织在社会生活中自然形成的制度，这些制度可能是以非正式的制度存在的，它们是正式制度的根源和基础（燕继荣，2006：163）。社会资本的培育和积累更多地应体现为自下而上的过程，国家在对社会资本的积累过程中应更多地体现为宏观政策的引导和法律的支持和援助，营造一种有利于社会资本发展的内部空间和外部环境。奥斯特洛姆认为，制度和规范更多地来源于人们自发地自下而上过程中对公共资源的管理和分配。普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公共物品，它不能由私人部门提供，它通常是其他社会活动的副产品。社会资本在许多情况下，是在不经意间创造和积累起来的，它不能由特定的私人部门提供，也不能由特定的政府部门来提供，它只能在社会成员广泛的交往中自发地发生。同样，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也更多地依赖于居民在长期的社区参与生活中的沟通、互动以及对社区事务的自治管理。

普特南对公民参与、社会资本与公民社会之间关系的研究虽然是以美国社会为基础，但是他的关于公民参与和社会资本关系的论述却对我们理解中国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与发展有一定价值。具体到中国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的建构必须以居民的广泛参与为基础，而居民对社区参与行为不足严重制约着我国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的形成。城市社区社会资本是社区共同体内部在互动中产生的互惠互利关系的总和，而这就需要居民的积极参与。只有居民广泛直接的参与，才能逐步培育居民的社区归属感、认同感和现代社区意识，使社区自身的各类资源得到最有效的整合和充分的利用，从而推动社区建设健康有序发展。在居民的社区参与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增强彼此间信任，结成和谐的社区关系网络，形成社会协调的共识性规范，居民对社区自组织的参与有利于社会网络的形成，从而有利于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而在一个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本存量的社区内，居民的社区参与也更加容易。

社区参与作为民主化和政治社会化的重要动力和表征，推动了政治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它不仅有利于政府职能的转变和政府合法性的增强，而且



能够提高居民的民主意识和参与能力。社区参与的扩展，能够培育政府与市场之外的公民社会，扩大公民社会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机会，促进社会结构的合理化发展。社区各方力量主体是社区建设的主体和动力源泉，只有社区主体广泛、直接的参与和治理，才能逐步培育社区归属感、认同感和现代社区意识，使社区自身的各类资源得到最有效的整合和最充分的利用，从而推动社区建设健康、有序的发展。社区参与的状况与社区治理方式的重构紧密相连。面对“政府失效”与“市场失灵”，社区的治理结构的转变与重构已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在治理及善治理论的影响下，城市社区开始寻求改革基层管理体制、建立新型社区治理结构的途径。新型的社区治理结构要求建立多元主体的合作网络，国家、市场与社会在其中是平等的利益主体，其权利结构是横向的合作关系而非垂直的支配关系，这就要求动员社区居民、社区单位及社区非政府组织等力量共同参与社区治理，弥补政府在城市基层管理中的缺陷。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社区参与对于公民参与意识的培养、社区归属感的建立、社区制度的创新和社区治理结构的改革都会产生重要的意义和影响，而这些则为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和环境，从某种意义上说，社区参与的过程，就是社区社会资本培育的过程。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中国本土学者对社会资本的介绍和应用主要集中在以下领域：第一，在经济领域的研究应用。探讨社会资本对于企业经济行为、产权制度选择和创新的影响，研究社会资本对于企业的兴起的推动作用、对于企业效益的提高和降低交易成本的作用。第二，从微观层面探讨社会资本作为社会关系网络对于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探讨社会资本在农民工流动、大学生就业求职和下岗工人的再就业过程中，社会网络发挥的作用。这些研究既有理论层面的深入分析，也有丰富的实证调查研究，获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在社区层面运用社会资本的理论范式进行社区问题的研究则是一个新兴的研究话题，社会资本只是处在概念的引入和介绍阶段。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社会资本对于社区建设、社区发展和推进和谐社区建设的意义、功能和重要性的讨论方面，从社会资本和社区建设关联的角度，指出二者之间存在密切的关



联：社会资本是社区建设的目标模式，社会建设和社区发展则是培育社会资本的路径选择。但是，社区社会资本的概念界定、构成要素、测量，尤其是社会资本的培育和重建等问题还仍然存在很多争议，留有许多值得研究的空白地带。

目前关于社区社会资本大都只是在理论层面对社会资本的概念、意义、功能、构建等方面泛泛而谈的介绍，缺乏深入的理论探讨，而关于社区社会资本方面的实证研究更是少见。因此，本书以城市社区社会资本为研究主题，针对当前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缺失的重要问题，探讨社区社会资本培育的途径、过程与机制问题，试图对社区社会资本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并通过实地调查分析社会资本在社区层面的具体体现以及如何培育社区社会资本的微妙而生动的过程和机制。

当前对于社区社会资本的研究话题主要集中在社会资本的缺失与重建方面。关于社区社会资本的缺失方面的研究已基本上达成共识，主要表现在关系网络、规范、信任等方面缺乏。对于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所提出的具体的发展对策，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促进居民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提高居民的社区参与度；积极培育社区中的社区自组织；健全和完善社区的制度规范体系和制度创新；培育社区信任网络和体系，创造和睦的家庭和邻里关系等。对于社区社会资本的各种培育途径除了提高居民参与、建立居民参与网络之外，其他的具体对策都是从培育社区社会资本的具体内容入手，至于如何培育和重建社区社会资本仍然显得语焉不详，缺乏统一而深入的理论诠释。因此，本书从社区参与的角度，探讨社区参与和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之间的关系，理顺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中面临的各种问题，运用清晰的理论框架分析社区参与在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社区社会资本培育的过程和机制以及所需要的制度供给和安排。

国内关于社区参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居民的参与意愿、参与的功能分析、社区参与存在的不足及其原因分析、社区参与的解决对策等方面，虽已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但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是目前的研究主要是在理论上的分析，实证的调查研究较少。二是对于社区参与的研究大多比较肤浅和表面化，只是对社区参与做静态的描述，缺乏对居民实际进行的社区参与实践过程的考察和分析。定量调查往往将居民的社区参与视为一